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斯大林
論 文 藝

卷之三

高文苑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斯大林

論 文 藝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音像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名 1066 字数 92,000 开本 850×1168 纸 $\frac{1}{32}$ 印张 4 $\frac{7}{16}$ 插页 1

1959年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制

印数 0001—1000册

定价 4.094元

出版說明

本書收集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關於文藝問題的一些重要著作，初版刊行於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三年重版一次，重版前全部譯文曾根據俄文重新校訂，并增加列寧的《轉變沒有開始嗎？》和斯大林給杰米揚·別德內依的信（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二日）兩篇譯文。這次曹葆華同志又對全書作了一次仔細的校改，由我們重排出版。除原編者的注解外，其余的注解都是譯者和校者加上的。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八年十月

目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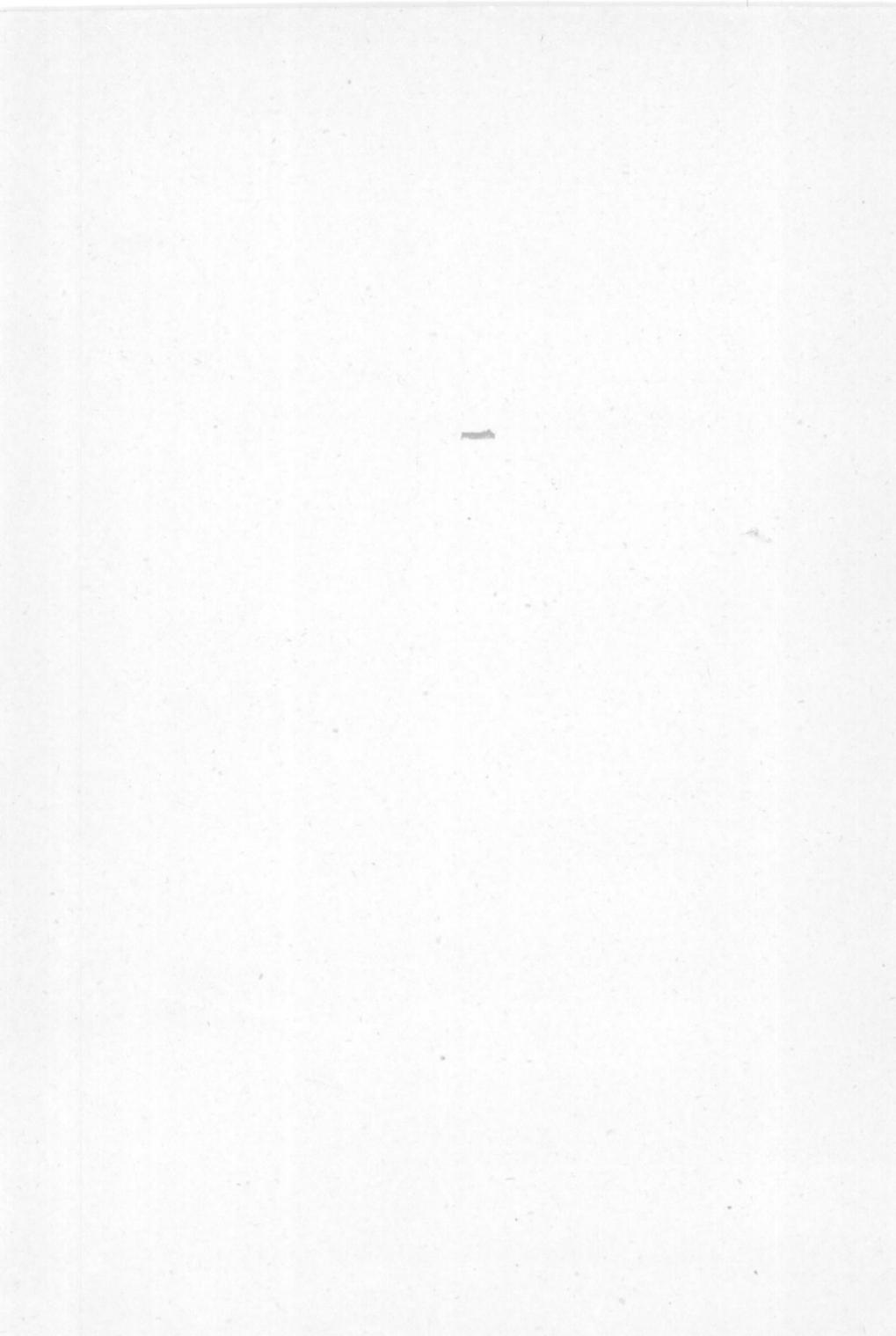
馬克思給拉薩爾的信(論革命悲剧)	3
恩格斯給拉薩爾的信(論革命悲剧)	10
恩格斯給哈克納斯的信(論現實主义)	17
恩格斯給明娜·考茨基的信(論傾向文学)	22
恩格斯給愛因斯特的信(論易卜生)	27
恩格斯: 論歌德	32
馬克思: 論文化的各种形态(科学、技术、艺术) 的不平衡发展	57

二

列寧: 党的組織和党的文学	63
列寧: 紀念赫爾岑	70
列寧: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鏡子	79
列寧: 列夫·托尔斯泰	86
列寧: 轉变沒有开始嗎?	92
列寧: 列夫·托尔斯泰与現代工人运动	95
列寧: 托尔斯泰与无产阶级斗争	99
列寧: “保留”的英雄們	101
列寧: 列夫·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	108

三

斯大林給杰米揚·別德內依同志的信	117
斯大林給比爾-別洛采爾科夫斯基的回信	121
斯大林給費里克斯·康同志的信	124
斯大林給阿·馬·高爾基的信	127
斯大林給別塞勉斯基同志的信	131
斯大林給杰米揚·別德內依同志的信(摘自原信)	133



馬克思給拉薩爾的信*

——論革命悲剧

倫敦，一八五九年四月十九日

亲爱的拉薩爾：

我沒有特為奉告我已收到了十四鎊十先令那筆錢，因为信是用挂号寄来的。但是，如果不是那个該死的“从荷蘭來的表兄弟”不期而來，极凶暴地劫走了我的一切閑暇时间，我早就写信給你了。

他已經走了，我現在又能自由地呼吸了。

* 馬克思、恩格斯分別給拉薩爾(1825—1864)的兩封信，都是關於拉薩爾的剧本《佛朗茨·封·西金根》的批評的，這兩封信在理論上和政治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對於解決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艺批評的基本問題是及其重要的。

拉薩爾是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德国工人运动的重要活動家，他創立了德国工人总会，建立了德国工人的不受資產階級民主政黨支配的大众政治組織，這是他的主要歷史功績。有一個時期，他接受了馬克思的影響，或者以親身來往，或者用書信來往接近了馬克思，甚至自稱為馬克思的“學生”，但是他世界觀上偏向於唯心主義，並不能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沒有站在無產階級的革命立場。後來他竟和俾斯麥勾結，完全墮入了改良主義的民族運動的泥坑中。於是拉薩爾主义就長期地成為機會主義、修正主義、變節和各種各樣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的旗幟。

《佛朗茨·封·西金根》是拉薩爾寫的一個歷史題材的劇本。主人公佛朗茨·封·西金根(1481—1523)是德国騎士，是十五、六世紀封建小騎

弗力得朗德^①已写信給我。条件并不如我給你的信中所說的那样好，然而究竟是“頗可”的了。当次要的各点解决了的时候，——我想这个星期內会得到解决，——我将写信告訴他。

士的鲜明代表者。他不惯于日益发展的貨币經濟的条件而以搶夺劫掠來維持自己的物質生活。他可以把他所率領的一批战斗的强盜，以及他个人的战斗行为，出卖給能付给他足够代价的任何人，无论是德国或法国的皇帝或其他有势力的封建領主。德国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向这些飢餓的騎士群指出了一个新的进款的来源，就是夺取教堂土地。于是一五二二年在莱茵河上游建立了騎士联合会，西金根被推为首領。他帶領一万五千人的队伍去进攻特里尔大主教的領地，而终于失败被杀。这种骑士暴动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在于沒有得到群众的帮助。拉薩爾在他的剧本里面，却把西金根这个人物理想化了。他把他的失敗描写成只是由于他的“外交錯誤”，即他个人的所謂“悲剧的罪惡”，然而拉薩爾从唯心主义观点当作“罪惡”来描写的东西，实际上只是西金根的客觀的阶级地位的必然归結。正如馬克思在信中指出来的，“他（指西金根）的灭亡是因为他作为一个骑士、作为一个垂死阶级的代表起而反对現存制度，或者更确切些說，反对現存制度的新形式。”个人与阶级、各个人的命运与历史的阶级的命运是不能够分开的。西金根的悲剧就在他自以为是革命者，而实际上则代表着反动的阶级，他如果要发动一个反抗封建領主的真正有力的斗争，那就必須联合城市和农民，特別是农民，但是他自己的骑士阶级地位却又不允许他这样做。一方面是反对解放农民的貴族，一方面是农民，而西金根則站在两者当中，这就是他悲剧的矛盾所在的地方。拉薩爾沒有十分注意农民。恩格斯說得很对：“忽視了农民运动”，就使拉薩爾看不出“西金根的命运中的真正悲剧的因素”。自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說不能描写貴族有革命的思想和行动，而只是指明那些代表革命的貴族們不应当在作品中占去了全部的兴趣，而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別是农民倒应当成为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才能“更高度地把最現代的思想表現在最純粹的形式中”。拉薩爾沒有能够这样做。他对西金根这一題材作了抽象的道德化和主观主义的处理，而这正是与他自己的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观点分不开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劝告他，要他更加莎士比亚化，不要席勒式地把个人作为时代精神的单纯易简，这就是說不要为了思想的要素而忽視现实的要素，在这里，两位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創始者很正确地指示了革命艺术家在艺术地表現革命悲剧的时候應該采用什么样的創作方法。

① 弗力得朗德(1829—1872)是拉薩爾的表弟，維也納《新聞報》的編輯。

在英国这里，阶级斗争发展得很好。令人惋惜的，是这个时候连一个宪章派的机关报也不存在，所以差不多两年以来，我不得不在著述方面停止跟这个运动的合作了。

我现在谈谈《佛朗茨·封·西金根》吧。首先，我应当称赞它的结构和情节，这是比任何现代德国剧本更高明的。第二，摒开纯粹批判的态度，这个剧本，在我读第一遍的时候，强烈地感动了我，所以对于比我更易动情的读者，它将有一种更强烈的效果。这第二方面是很重要的方面。现在且说坏的一面吧。第一——这是纯粹形式问题，——既然你用韵文写，你就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些。但是，不管这种疏忽在职业诗人看来是多么可怕，我一般地还是认为这个剧本是好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末流诗人除了光滑的形式以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第二，你所构想的冲突不仅是悲剧的，而且正好是使一八四八——四九年革命党崩溃的最悲剧的冲突。因此我只能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作为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但是我问自己：你所选择的主题适合于表现这个冲突吗？当然，巴尔塔萨尔^①可以这样想象：假如西金根不在骑士内争的假面具下实行叛乱，假如他揭起反对皇帝和向封建领主们开战的旗帜，他一定会胜利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有这种幻想吗？西金根（而且胡腾^②多少和他一样）的灭亡，并不是由于他的狡诈。他的灭亡，是因为他作为一个骑士、作为一个垂死阶级的代表起而反对现存制度，或者更确切些说，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如果从西金根身上除去那纯粹属于个

① 巴尔塔萨尔是《佛朗茨·封·西金根》里的人物。

② 胡腾（1488—1523）是一个出身于贫苦骑士家庭的人道主义者，罗马教会的激烈反对者。他曾参加路德的宗教改革，又参加了骑士的叛乱。他是西金根的朋友和顾问。

人的东西，他的特殊的修养、天生的才能等等，那末剩下来的就只有葛茲·封·白里兴根^①。在这个可怜的人物身上，以适当的形式表現出了骑士阶级对于皇帝和封建領主的悲剧的对抗，因此歌德选择了他作主人公是正确的。因为西金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胡騰也是如此，虽然对于他，正象对于一定阶级的一切思想代表者，类似的批评應該有相当的修改——是在向封建領主斗争（他的反抗皇帝的行动只是由于皇帝从骑士的皇帝变成了封建領主的皇帝），所以他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堂吉呵德，虽然是一个历史上証实了的堂吉呵德。他在骑士内爭的假面具下开始叛乱，这不过是說他以一个骑士开始叛乱罢了。如果不是这样开始，他就必須立刻直接訴諸城市和农民，就是說訴諸那些阶级——它們的发展等于否定骑士阶级的那些阶级。

如果你不想把这个冲突变成《葛茲·封·白里兴根》中的冲突，——你沒有打算这样做，——那末西金根和胡騰之不得不灭亡，就是因为他們自以为是革命者（对于葛茲就不能这样說），而且完全象一八三〇年有教养的波兰貴族一样，一方面成为当代思想的工具，另一方面事实上代表着反动阶级的利益。因此，那些代表革命的貴族們，——在他們的統一和自由的口号背后还隐藏着旧的帝国和强权的梦想，——不应当象在你的剧本中那样占去了全部的兴趣。而农民（特別是这些人）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倒应当成为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你才能更高度地把最現代的思想表現在最純粹的形式中，可是現在除了宗教

① 葛茲·封·白里兴根（1480—1562）是十六世紀的一个骑士，他脱离了自己的阶级，因为不得已的事情而参加农民起义，但却不能同意农民运动的革命方法，所以即使在他們的阵营中也显示出是一个局外者。歌德在青年时代所作的一部戏曲中选了这个历史人物作他的主人公。

的自由，事实上国民的統一还是你主要的思想。无论如何你必須更加莎士比亚化，可是現在你的主要缺点我認為是那把个人作为时代精神的單純号筒的席勒主义。你自己不是也有些象你的佛朗茨·封·西金根一样陷入了把路德骑士^①式的反抗看作高于平民蒙澤尔^②的反抗的外交錯誤嗎？

其次，在性格描繪方面我沒有看到什么特征。卡尔第五^③、巴尔塔薩尔和理查·封·特里尔^④是例外。然而还有别的时代比十六世紀有着更加明朗的性格嗎？你的胡騰，照我看来，表現着过多的一味的“兴奋”，这是很叫人厌煩的。他同时不是聪明而且非常机智的嗎？因此你对待他不是极不公平嗎？

就是你的西金根，——我順便說一句，他也被你描写得太抽象了，——他在某种程度上作了不以他个人打算为轉移的冲突的牺牲品，这可以从下面一点看出来：他一方面不得不向他的骑士宣传与城市交好等等，另一方面自己又乐于向城市施用强权。

① 路德（1483—1546）是德国宗教改革的領袖，一个薩克逊矿工之子，起初极为勇敢，后来却成为最可耻的叛徒。在起初时，他出来坚决反对教皇、諸侯、貴族和商人，他号召农民起来作真正的革命。但是很快地他就叛变了农民的利益，而出来保护貴族和諸侯的政权。这里所謂“路德骑士”正如列寧所指出的，用二十世紀俄国的名詞即現代术语來說，就是“自由派的地主”。

② 蒙澤尔（1489—1525）是十六世紀领导农工人起来反抗諸侯貴族的一个領袖，起初为教士，与路德相接近，坚决地出来反对教皇的权利，当路德轉到反革命了之后，蒙澤尔却领导八千未經軍事訓練的农民，以对敌九千有极好訓練和武装的三个諸侯的军队，結果为敌人所擒并杀死。蒙澤尔不但主张打倒封建貴族，而且主张消灭私有财产，实行财产公有，但是他認為要做到这点，只有依靠万能的信仰，这是他学說中唯心主义的空想。恩格斯称他为“革命的平民”。这里所謂“平民蒙澤尔”，也正如列寧所指出的，用現代术语來說，就是“无产阶级的农民”。

③、④ 卡尔第五和理查·封·特里尔都是《弗郎茨·封·西金根》里的人物。

有一些地方，我必須責備你讓你的人物关于自己回忆得太多，这也是由于你对席勒^①的偏爱而来的。例如，在第一二一頁上，胡騰向瑪丽亚叙述他的身世的时候，如果把从“所有一連串的感觉”等等一直到“那比年岁的担负更沉重”这些話从瑪丽亚口中說出来，那会是多么自然。

前面的詩行，从“他們說”到“年紀老迈”，可以摆在后面，但是“一夜之間处女就变成妇人”这种回忆（虽然这指出瑪丽亚不仅仅知道純粹抽象的恋爱），是完全无用的；瑪丽亚一开始就从回忆自己“年老了”来开始，也完全是不能容許的。只有在她說了她在“一个”鐘头內所能說的一切話以后，她才能用关于她已年老的辞句把她的心情一般地表現出来。还有，下面的几行以及那句“这我認為是权利”（指快乐）簡直令我吃惊。你为什么劫去瑪丽亚对于世界的天真的看法（依照她前面所說的話，这是她的特点）而把它变成关于权利的説教呢？另一个时候我可以更詳細地告訴你我的意見。

我認為西金根与卡尔第五的一場是特別成功的，虽然两方面的对话听起来好象是公堂对辯；还有，在特里尔的几場也是成功的。胡騰的关于剑的格言是非常之好的。

这一次已說得够多了。

你获得了一个你的剧本的热烈贊賞者，那就是我的妻。只是对于瑪丽亚，她不滿意。

祝你好。

你的卡尔·馬克思

① 席勒（1759—1805）是德国詩人，与歌德齐名，其主要作品有《华倫斯泰》与《威廉·退尔》等。

再者：恩格斯的文章《波河与萊茵河》里面有一些駭人的排印的錯誤，我在这封信的最末一頁上附一个勘誤表給你。

曹葆華譯 周揚校

恩格斯給拉薩爾的信

——論革命悲剧

曼彻斯特，一八五九年五月十八日

亲爱的拉薩爾：

我这样久沒有写信給你，你一定覺得有点兒奇怪吧。特別是因为我还沒有把我对于你的《西金根》的意見告訴你，你一定更奇怪了。然而正是这使我延迟了这样久。由于現在文学的貧乏，我很少讀到这类的作品，而且我几年來沒有这样地讀过这类的作品，以致在讀了之后能提出詳細的評價，发表完全確定的意見。目前出版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是不值得这样細讀的。甚至我間或还讀一讀的几本比較好的英國小說，例如薩克萊^①的小說，虽然有其不可辯駁的文学和文化历史的意义，却一次也沒有能够引起我的兴趣到这种地步。但是我的批評能力，由于这样久沒有运用，已變得相當迟鈍了，所以我必須費很大的時間，才能发表自己的意見。不过較之其他文学产品，你的《西金根》是值得另眼看待的，所以我对它不吝惜那份時間。第一二次讀你这部德国国民戏剧（无论从主題上看，从題材处理上看，都是德国国民戏剧），使我在情緒上这样强烈地受到感动，我不得不暫時

① 薩克萊(1811—1863)是英國小說家，十九世紀歐洲現實主義文學的重要代表者之一。